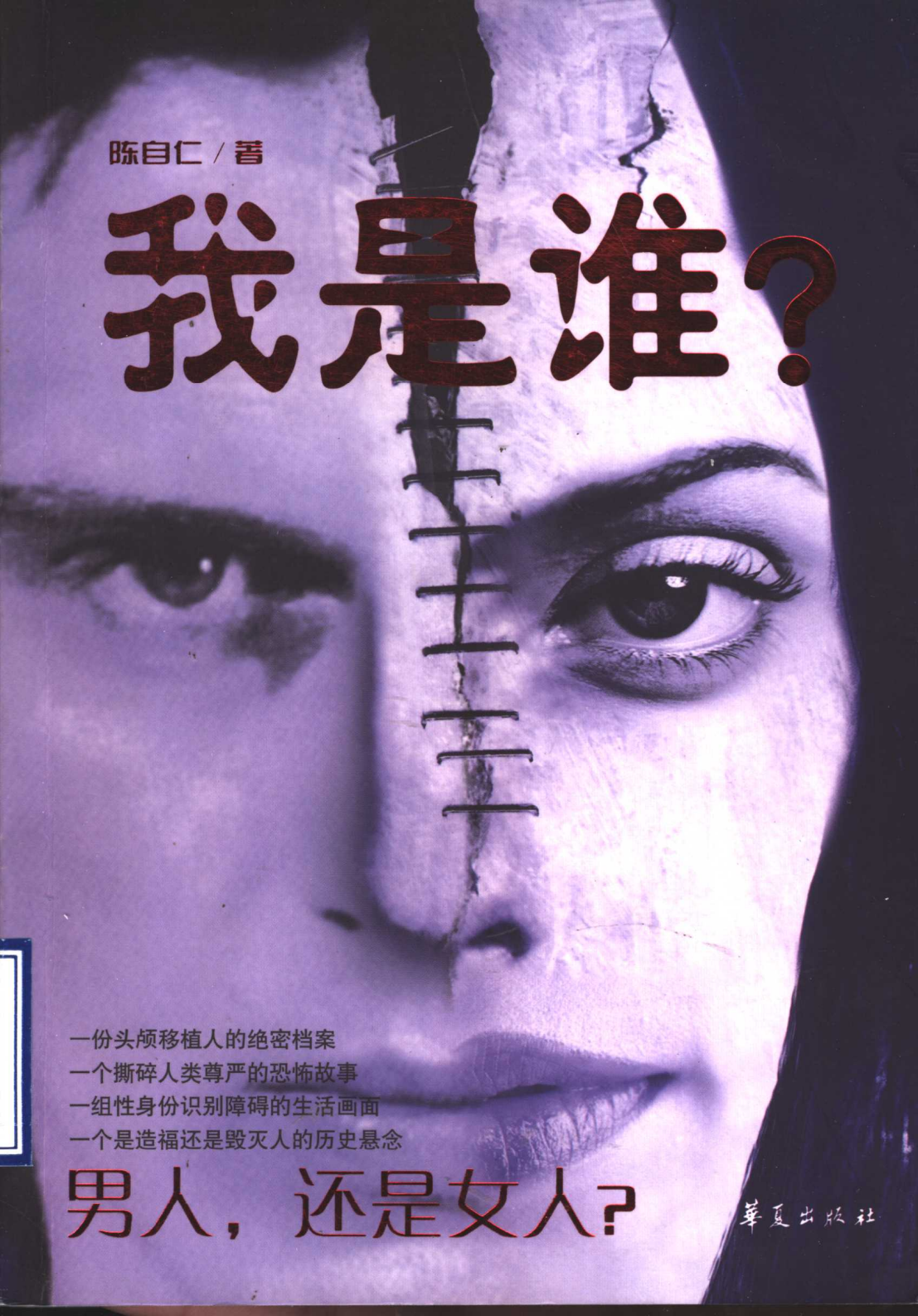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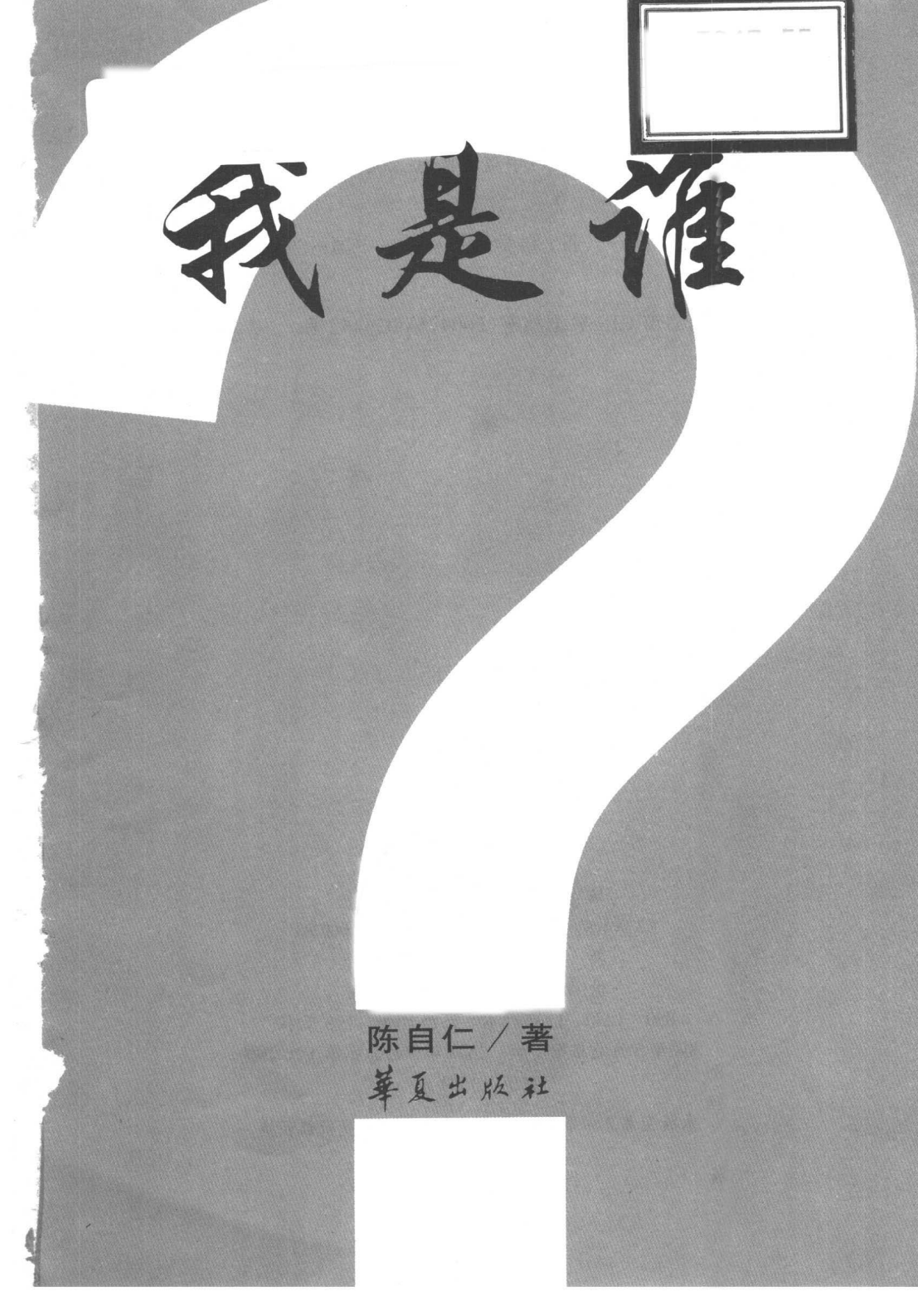
陈自仁 / 著

我是谁？

一份头颅移植人的绝密档案
一个撕碎人类尊严的恐怖故事
一组性身份识别障碍的生活画面
一个是造福还是毁灭人的历史悬念

男人，还是女人？

华夏出版社



我是谁

陈自仁 / 著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谁/陈自仁著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4.5

ISBN 7-5080-3437-6

I. 我… II. 陈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6462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

880×1230 1/32 开本 7.75 印张 198 千字

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3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目 录

MU LU

1

- a. 机长的话，像对死囚的最终宣判 / 001
- b. 可丁教授贪婪地舔着的东西，是那女人的血 / 009
- c. 他俩的死，千万不要向外界泄露 / 013

2

- a. 整个手术区戒备森严 / 021
- b. 记者们有些莫名其妙，全都愣在那里 / 026
- c. 不祥的预感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/ 033

3

- a. 这太荒诞了，你怎么做这种手术？ / 043
- b. 这地方，他一分钟也不想呆了 / 054
- c. 人体架上，固定着一个男人 / 057
- d. 那血流得好快，如破裂的水管流出的水 / 066

4

- a. 她还那么美，长长的眼睫毛，忽闪忽闪 / 069
- b. 天哪，自己怎么一丝不挂 / 073
- c. 我的老公，怎么会有一张女人的脸？ / 076
- d. 人还是不是人？ / 084
- e. 我真地陷入了困境 / 092

5

- a. 枕头上，有一股迷人的体香 / 097
- b. 沙发后面，有两条白晃晃的人腿 / 100
- c. 丈夫才住几天医院，你就急了，就想摸男人了 / 106
- d. 让两个男人结成夫妻，不是活见鬼么！ / 117
- e. 两颗亮晶晶的泪珠，滚出她的眼眶 / 120

6

- a. 你怕他个鸟？给他来点绝活么 / 125
- b. 夏方司兰讨厌自己的男性生殖器 / 129
- c. 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/ 136
- d. 这个伤员的举动，太怪异了 / 140

7

- a. 让咱的电警棍，吻吻他的屁股 / 151
- b. 一个精心策划的行动，竟是这样的结果 / 156
- c. 一种快感，从他的小腹下慢慢升上来 / 161
- d. 他的面部扭曲了，脸和脖子涨得通红 / 169

8

- a. 那叫声不高，却像刀子扎在人们心上 / 175
- b. 他叫了一声，倒在自己的尿液中 / 184
- c. 门口高大的黑影，已经转过身来 / 187
- d. 对面一双双眼睛，死死地盯着自己 / 192

9

- a. 我要真爸爸，不要假爸爸 / 197
- b. 你快把那个怪物弄走 / 202
- c. 挡风玻璃上，有两团绿莹莹的光 / 208
- d. 一场噩梦的开头 / 214

10

- a. 用掺假的白粉，比抹脖子还要来得快 / 219
- b. 情况比想像的糟得多 / 226
- c. 如果他发生了意外，你怎么办？ / 232
- d. 只有死，才能结束这噩梦般的日子 / 234

尾声

1



机长的话

像对死囚的最终宣判

偌大的客机，像喝醉酒的北方汉子，在空中晃晃悠悠，接着颠簸几下，忽地向下一沉，好像要向地面栽去。

机舱中，发出一片低沉的惊叫声，一百六十六名乘客，脸上大都带着惊慌的表情。

按照预定的飞行时间，早在二十分钟前，飞机就该在古阳市降落了。可是，它还在慌慌张张地飞行。
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著名医学家可丁教授也在这架飞机上。他带着助手夏之方和司兰，乘这次航班去古阳市，准备给那里的医生做脑神经修补示范手术。

可丁教授姓“可”。

这是一个少有的怪姓。

Who am I? Who am I? Who am I? Who am I? Who am I?

据可丁教授说，他的祖上，是远古的鲜卑族，后归属匈奴，成为一个部落的首领，当上了可汗。匈奴西迁后，他的祖先附属汉魏。南北朝时，属拓跋部落，内迁从事农业生产，最后被汉族同化。为了显示祖上当过可汗，曾经威震西域，他们家族把可汗的“可”，作为自己的姓氏，代代相传。

这些话，是否属实，无人考证。至于称可丁教授为“医学家”，说老实话，也是一种时髦的说法。时下号称“某某家”的人很多，不给可丁教授送一顶“医学家”的帽子，也太委屈他了。可丁教授在器官移植、神经外科等方面，有极深的造诣。他是三北医学院的教授，又是三北人体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、中国人体器官移植研究的首席科学家，至于在国内外学术团体的兼职，据说有一百多个。他在医学界的名声，可以用“如雷贯耳”来形容。全国仅有一个国家级人体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，就设在三北人体器官移植研究所，由可丁教授主持。

可丁教授名震遐迩，可是，为人清高，不喜欢人们叫他的官衔。如果你叫他“可所长”，他常常熬夜熬红的眼珠，会立刻鼓起来。他的博士研究生，叫他“可老师”，大家都叫他“可教授”。听到这两种称呼，他的心就像熨斗熨过似的，平展，舒服。他最反对搞研究的人，去争官要官。

听到机舱中的惊叫声，可丁教授习惯性地抚摸了一把脑后长长的银发，平静地向舷窗看了一眼。他才六十多岁，不知怎么搞的，一头乌发变得雪白，白得耀眼，白得漂亮。

窗外一片漆黑，飞机像在地洞中飞行。

“看，火！”有人惊呼一声。

果然，一侧的机翼上，闪起一片蓝色的火花，接着传来沉闷的隆隆声。

有人喊：“天哪，飞机被雷击中了！”

有人惊惶失措地叫起来：“空姐！空姐！”

乘务小姐跑过来了。就在这时，飞机忽地向上一跳，舷窗外一片灿烂，机翼上的火花也消失了。

“好啦，好啦！”不少人欢叫起来。

果然好了，飞机呼地冲出了乌云层。

可丁教授又向舷窗看了一眼。飞机下方，乌黑的云团，像大海的波浪，上下翻腾，汹涌澎湃，十分吓人。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

机舱中，仅仅平静了几秒钟，人们又频频看表。一种不安的情绪，又开始生长、蔓延。终于，人们忍不住了，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。还有人通过舷窗，不停地向外张望。

飞机下方，还是翻腾的乌云。人们惊奇地发现，飞机没有向前飞行，而是围着一片黑压压的云海，一圈接一圈地盘旋。

乘客的说话声越来越大，机舱如嘈杂的闹市，一片烦人的嗡嗡声。紧张、不安的情绪，像一种急性传染病，已经传染给机舱中的每一个人。

可丁教授乘飞机的次数，多得数不清，从没有遇到这样的怪事。一种不祥的预感，爬上了他的心头。

坐在可丁教授右侧的司兰，俏丽的瓜子脸上，已经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她是三北人体器官移植研究所的护士，也是可丁教授的得力助手，在整个研究所，以胆大心细、经验丰富著称，在手术台前，从来没有怕的感觉。这会儿，她害怕了，不时地东张西望，一颗怦怦乱跳的心，吊到了嗓子眼。

司兰的右侧，隔着过道是D座和E座。斜躺在D座和E座上的，是两位胖得出奇的中年女士。她俩的脸上，滚动着豆大的汗珠，大张着唇膏染红的嘴，像刚跑完万米似的，喘息不已。

司兰不忍心看两位中年女士惊恐的表情，慌乱地收回目光。她转脸问：“可老师，飞机会不会……”她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吐出了“失事”二字。

一听“失事”二字，坐在可丁教授左侧的夏之方研究员，头嗡地响了一下。不过，惊慌的表情，仅仅在脸上掠而过。他一正脸色，看了司兰一眼，恶狠狠地叫了一声：“司兰！你？！”

司兰吐了一下舌头，慌忙低下了头。

夏之方的脸上，出现了一丝微笑。他对自己沉着冷静的表现很满意，不由看了看可丁教授。过去，他是可丁教授的博士研究生，现在是可丁教授的得力助手，近几年来，协助可丁教授进行头颅移植研究，成绩不俗。每当自我感觉奇佳时，他就这样看着可丁教授，希望得到老师赞许的目光。

此时的可丁教授，也是一脸冷峻的表情。他没有注意夏之方，而是把脸转向司兰，冷冷地问：“害怕了？”

可丁教授的眼睛很毒，部下别想对他隐瞒什么。司兰慌乱地点点头。

“哼！”可丁教授笑了一声。

一位乘务小姐，从前舱门急匆匆地走出来。她脸色有点苍白，但仍然保持着优雅的仪态。

乘客的目光，一齐投向乘务小姐。

乘务小姐职业性地一笑：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请大家保持安静。飞机出了一个小小的故障，马上就会排除。”

乘客更惊慌了。几名乘客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直着脖子喊：

“飞机出了什么故障？”

“怎么一直绕着乌云飞？”

“让机长出来说话！”

“飞机咋个了嘛，说个实话么！”

小音箱中，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：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我是机长。请大家保持镇静。飞机起落架失灵，我们正在想办法排除故障。”

司兰惊叫一声，一把抓住了可丁教授的胳膊。

可丁教授瞪了司兰一眼，威严地说：“怕什么？起落架不就是几个橡皮轮子嘛，怎么会放不下来呢！”

可丁教授的话音刚落，飞机一阵抖动，忽地向下一沉。

人们惊叫一声。靠窗的乘客，立即向舷窗外看去。

窗外一片漆黑，飞机又掉进了乌云中。

一些乘客纷纷站起来。他们刚想说什么，又一位乘务小姐神色慌乱地走出了前舱门。乘客们立刻坐在了椅子上。

两位乘务小姐耳语几句，其中一位小姐抓过话筒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请大家把座位下的救生衣拿出来。”

另一位乘务小姐拿出一件救生衣，示范救生衣的穿法。

乘客马上慌乱起来。大家把手伸在座位下，去找救生衣。

人们刚把救生衣拿到手上，头顶噗的一声，掉下一个黑糊糊的东西，吊在人们面前，晃来晃去。不少人吓得叫起来。

“是氧气罩。”乘务小姐说着，又示范氧气罩的用法。

与此同时，另一位乘务小姐来到机舱中部的安全门前，向大家说明安全门的使用办法。

不少乘客，一手拿着救生衣，一手抓着氧气罩，脑海中一片空白，只有发直的眼睛，看着乘务小姐漂亮的脸庞。

忽然，从某个座位上，传来女人低低的啜泣声。那哭声，先是一声两声，时断时续，忽高忽低。很快，哭声感染了所有的乘客。第二个女人哭起来了，第三个女人哭起来了，绝望的哭声，渐渐连成了一片，机舱中充满了悲凄的气氛。

前舱门的门帘一动，机长走了出来。他一手拿个黑匣子，一手拿了一叠便笺。

乘客们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机长。

机长轻轻地运了一口气，用低沉的声音说：“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，起落架还是放不下去。大家知道，起落架放不下去，飞机就

无法安全着陆。更糟糕的是……是……”

“是什么？”有乘客大喊一声。

“古阳机场上空，是一片雷雨区，机场能见度很低。”机长一脸惊恐的表情。

“到其他机场降落！”

“对，到其他机场去！”

机长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咽了一口唾沫，精疲力竭地说：“刚才，飞机遭受雷击，出现了新的故障。况且，机上燃料即将用尽。我们接到机场命令，十分钟后，用机腹滑行迫降。”

“不！我们不迫降！”一名乘客跳起来，大声喊道。他打雷般的声音，震得机舱中嗡嗡直响。

“对，我们不迫降！”有人立即附和。

“龟儿子，我砍掉你的脑壳！”一位乘客骂着跳起来，想向机长扑去，被身旁的乘客按在了座位上。

机长还比较镇静，认真地说：“设计这种飞机时，制造商充分考虑了机腹滑行迫降的因素，从理论上说，用腹部滑行迫降也是安全的。”

一位乘客站起来，叫道：“理论？这时候说理论有屁用，我们要实践！实践中必须安全。我死了，变成鬼，也要把你们的民航局长拉上做伴！”

机长苦笑一下：“先生，请您冷静。我们机组人员都在飞机上，你的安全，也就是我们的安全。用机腹迫降，是我们惟一的选择。不迫降……”他摇摇头，叹口气，又说，“现在，给每人发一张纸，有什么重要的话，请立即写下来，然后把它交给乘务小姐。我们将把大家的纸条放进这个黑匣子，在飞机迫降前投下去。请注意，你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。”说完，他把便笺和黑匣子交给乘务小姐，跑进了前舱门。

天哪，这不是要大家写遗书嘛！

机长的话，像对死囚的最终宣判，又像在机舱丢了一颗定时炸弹。顿时，哭声、骂声和乱糟糟的响声，连成一片。

纸发下来了，机舱中的气氛，陡然一变。很多人呆呆地看着薄薄的纸片，如在梦中，神情恍惚，不知所措。

一个年轻人把便笺撕得粉碎，大叫：“我不写遗书！我不写遗书！我还年轻，我不想死！”

一对新婚夫妇，紧紧地抱在一起，疯狂地吻着。乘务小姐把便笺递过去，他们理都不理。看来，他们已经打定主意，即使死，也要在热吻中死去。

一位老夫人，向乘务小姐微微一笑，摇摇头，没接便笺。她打开化妆盒，取出一支唇膏，对着小镜，在干瘪的嘴唇上慢慢地涂抹起来。那神态，平静得让人心悸。

可丁教授看着老夫人的举动，不由肃然起敬，投去赞许的目光。

有人喊：“水，哪来的水？飞机漏水了！”

可丁教授低下头，看到机舱过道上的地毯湿了一片。他顺着水渍向上看去，目光移向斜对面 D 座和 E 座上两位肥胖的中年女士。她们一个个脸色苍白，浑身发抖。地毯上的水，是从她们的座位上流下来的。

糟糕，她俩的小便失禁了！

可丁教授的内心一阵悲哀，轻轻地叹口气，把目光移向身边的司兰。

司兰眼睛朝上，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，叭叭地掉在手中的纸上。

可丁教授又看夏之方。

夏之方脸上的微笑早已不见了。他一手拿着纸，一手拿着笔，双手抖个不停，笔尖已在纸上戳了几个洞，却没有写出一个字来。

可丁教授展开手中的纸条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我的遗体捐献给三北人体器官移植研究所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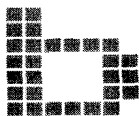
司兰心中一震，咬着嘴唇，在纸上写下了同样的话。

夏之方看着可丁教授和司兰纸条上的话，终于镇定下来。他飞快地写道：“我的遗体捐献给三北人体器官移植研究所。”写完，犹豫了一下，又写道，“亲爱的男：你一定要把咱们的女儿抚养成人……”他“人”字没写完，一滴泪水，叭地掉在纸上。他停下了笔，哽咽一声，匆匆签上了名。

“男”，是夏之方对妻子齐亚男的爱称。她是三北人体器官移植研究所的库房管理员。

可丁教授看着夏之方手中泪渍斑斑的纸条，轻轻地拍了拍夏之方的手背，算是对夏之方的安慰。

两位乘务小姐慌慌张张地跑过来，从人们手中夺走了纸条，向前舱门奔去……



可丁教授贪婪地舔着的东西 是那女人的血

“来人啦，他晕过去了！”前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。

有人又喊：“谁是医生？谁是医生？快来救救他呀！”

可丁教授抬头一看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歪倒在座位上。他刚要站起来，夏之方拉了他一把，说：“可老师，我去看看！”

夏之方走过去，扶起老人，大声说：“可老师，他中风了！”

“我去帮他。”司兰说着站起来。

“让他仰躺在地上，千万不要动！”可丁教授说着，离开座位，来到过道上。

突然，飞机又忽地向下一沉，可丁教授站立不稳，一屁股坐在过道上。

机舱里，响起一阵歇斯底里的惊叫声。

两位乘务小姐从前舱门跑出来。其中一位跌跌撞撞地向机尾跑去，一位放倒了门口空位的椅背，站上去，用嘶哑的声音喊道：

“大家不要惊慌，不要惊慌！请系好安全带，弯下腰，低下头，下颌贴紧胸部，双手抓住前面的椅背，深深地吸口气，然后张大嘴，像我这样，像我这样……”她高高地蹲在椅子上，躬着腰，低着头，双手伸向前方。

可丁教授爬起来，赶忙坐在司兰的座位上。

飞机倾斜着又是一沉。这一次下降速度极快，人们感到耳鼓炸裂般地一响，五脏六腑仿佛挪了位置。

做示范动作的乘务小姐从椅子上掉了下来，司兰和夏之方连同中风的老人，也顺着过道，向一边滚去。

不少人又一次惊叫起来，一些人开始剧烈地呕吐。

呕吐物特有的臭味，在机舱中蔓延开来，更多的人呕吐起来。

“像我这样……像我这样……”不知什么时候，乘务小姐又蹲在了椅子上，示范着飞机迫降时乘客应有的正确姿势。她机械地做着动作，脸上汗如雨下，做着做着，又从椅子上栽了下来。

飞机向下猛地一沉，发出一连串震耳欲聋的轰鸣声。

大家感觉到了，机腹在地面上猛烈地磨擦。那声音，是飞机在地面上磨擦引起的巨响。

此时的机场上，大雨滂沱，跑道积水三十厘米以上。为了防止机头部分先着地，撞碎机身，机组人员采取了机腹后部首先着地的办法。庞大的机腹后部在跑道上飞速擦过，把厚厚的积水挤向两边，形成两道冲天水幕，同时，猛烈的磨擦，使机腹下出现了耀眼的火光，机尾喷出浓烈的火焰，射向身后几百米远的地方。

可丁教授想到过道上的司兰和夏之方，心头一阵狂跳。他直起

腰来，正要向过道看去，忽然，飞机一头朝上，又飞了起来。他惊骇不已，全身的汗毛竖了起来，不由张大嘴，叫了一声。

从跑道上飞速滑过的飞机，机身失控，向左一侧，折断了左侧的机翼，左侧的一个发动机脱落。情急之下，机组人员拉起飞机，试图复飞，进行二次迫降。可是，机身已经失去平衡，像受伤的巨鸟，又像腾空的火箭，带着惊天动地的呼啸声，歪斜着身子，顶着倾盆大雨，向上冲了十几米，身子猛地一抖，又歪斜着插下来，斜插到跑道一侧的草坪上。机身巨大的冲击力，在草坪上撞出一条三米多深、二十多米长的深沟，冲击时形成的泥浪，飞向五百多米远的地方。

在猛烈地冲撞下，机身解体了。刹那间，可丁教授飞离了座位。他感到全身一阵虚脱，眼前一片漆黑，身子如撕裂了一般。

冥冥之中，可丁教授觉得自己的身子很轻，心中很爽，眼前一片光明……

一股股黏糊糊的东西，滴在可丁教授的嘴上。

可丁教授嘴唇蠕动了几下，慢慢苏醒过来。他感到口干舌燥，下意识地伸出舌头，贪婪地舔了几下嘴唇上黏糊糊的东西。

冷。真冷！嗓子干裂，浑身发抖，同时，呼吸也困难，头像炸裂了似地痛。

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怎么躺在地上……

可丁教授的脑海里一片空白。他只觉得自己躺在水中，那股黏糊糊的东西，还向自己嘴上滴着。他索性张开嘴，任凭那黏糊糊的东西，滴进自己的嘴中，流进自己的嗓子，慢慢地滋润要冒火的喉咙。

渐渐地，可丁教授的舌头有了味觉。

怎么有一股浓浓的腥味？

可丁教授使劲睁开了眼睛，看到面前一片红光。

Who am I? Who am I? Who am I?

刹那间，可丁教授彻底清醒起来。他突然意识到，飞机失事了！

可丁教授抬了抬右手，没能抬起来。右手，好像被什么东西压着。他又抬了抬左手。还好，左手能抬起来。

左手一动，可丁教授立即碰到一件冰凉的东西。他眼睛被那黏糊糊的东西糊住了，看什么都是蒙蒙眈眈，一片红色。他摸了摸，好像是一条肥胖的断臂，湿漉漉的胳膊，横了过来，搭在自己的脖子上。他想起飞机上坐在斜对面的胖女士，心中一阵颤栗，急忙伸出手，把那条断臂推向了一边。

可丁教授慌乱得不行。他在自己脸上胡乱抹了一把，眼前的红光不见了，却摸了一手黏糊糊的东西。他立刻明白了，是血。他喊起来：“血！血！”可是，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。

蓦地，可丁教授想起司兰和夏之方。他挣扎着想爬起来。就在这侧身之际，他看到自己的半个身子浸泡在血水中。

机场上空的大雨，早已停了。可丁教授倒在跑道边的草坪上。那里是半米深的血水。

可丁教授咬咬牙，抬起头，想爬起来，结果看到了一个更恐怖的局面：

身后一把扭曲的座椅上，趴着一个火红头发的年轻女人。女人的颈部，血如泉涌。那涌出的血浆，正好滴在可丁教授的嘴上。

刚才，可丁教授贪婪地舔着的东西，是那女人的血！

可丁教授一阵恶心，喉头滚动了一下，闭上了眼睛。

不过，可丁教授很快克服了恶心和恐惧。他想到自己是个教授，是个医生，想到了救人。他挣扎着抬起左手，向女人喷血的颈部摸去。可是，他的手还没有伸到那女人的颈部，眼前一黑，又昏过去了……